

林

新

通

誌

楚

辭

通

故

秋英署



自叙

戊辰己巳間余旅食通州錫山心喪兩師王梁端憂不樂日以
屈原賦為解慙因校二十五篇庚午屈原賦校注成自此時引
雜書以調適正業自錄所好以舒寂漠先君知其佗條申戒莊肅
以為讀書不耐寂寞終無所成自茲漸受渠瓊然為學日益而
為道則日損侮張不自安者且十年辛未侍餘杭先生於蘭園小
王山先生知其不受聲控以讀史勗勉之而亦有以折其角至是
乃一志於語言歷史然積屈賦楚故仍不衰歲乙巳居秦望中
華書局求纂楚辭典故之書歷年所擲錄得數千彙通理全書
定注三千六百餘目然辭書拘掣不能自暢乃更張以肆其意据

楚史楚故楚言楚習及楚文化之全部具像以探蹟屈宋作品之真義作為中土古民族文化之一典範自內証以得之以遮撥數千年誣枉不實之舊說班固朱熹劉獻廷王夫之借屈子說教賈誼揚雄劉向嚴夫子黃文煥借屈子為牢愁固在遮撥之列至於近世國人動以中土舊史比附西說以漢語挹注歐羅巴語法指墨翟為印度人以突厥語証楚言必求其隨時尚而不根于往史於是屈子為賢姱之巫為懷王弄臣廿五篇一一指為後人偽託終之且謂無屈原其人又或以屈子為唯物論大謬言愈出而益奇將使中土无可傳之人可傳之學余謫西魯屯不敢肆為浩蕩之論裝框子搭架子以譁世取寵則差自信也子兢兢業業之際

頗自樂得其衷中知我罪我皆不敢辭

要之以語言及歷史為中心此余數十年根株所在此一技藝果能善用則全書似當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歸趣然予於馬列新說不鍊達無真知若徒衣被華采而運不中程則對學術為偽妄為不忠實以媚世冒不誠之罪辜余鈍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頗知其率直淺露勿事於佞張其有未達願學焉而已

所謂以語言歷史為根株者自語言言有二義(一)謂解釋文詞以馳驚語言學規律務使形聲義三者無缺誤(二)謂凡歷史事象所借以表達之語言必使與史實之發展相肺調不可有差失矛盾以歷史言之則歷史發展與語言規律之出入繁變紛繞往往與

語言之變有如親親之與子伏羲女媧之為夫婦為兄妹與日神
日御生日生月之說與羲媧兩音有至繁蹟相涉之律總統釋之
而支幹悉治矣參羲媧各系

然欲証史語兩者之關涉自本体本質有不能說明於是而必
需借助於其他科學乃能透達者故往一一詞一義之標舉推闡
大体綜合各社會諸科乃覺昭晰舉凡一歷史統計學二古史學三
古社會學四民族學五民俗學六語言學七地理學八古器物學九
古文字學十考古學十一漢語語音學十二哲學邏輯學乃至于淺
近之自然科學為余常識之所能及者咸在徵探之列稍有發正往
標確諸學於語言歷史中得結論而求其當意所得結論未必即

銖銛悉稱確切深透然為新方法（綜合）新課題而努力是余之願也

姑就其義蘊以例証明之

1. 窮源盡委以明其所以然之故如有南居室各端自穴居之制至構木湖居以說明中土木架結構之歷史發展又如自原始之光明崇拜日光傳說十日衍諦帝王之以日為名等以求其源而明其變推天問中之傳說為中國民族文化歷史定其特点定其異同如伏羲十日陰陽天德諸條皆是又如離騷言庚寅日降生在歷史統計學中久知有對干支禎祥之義自千餘件金文中得庚寅為楚民俗吉宜之日使篇首八句得一正解而屈子一生事

蹟之推論亦自此而能顯白此在歷史大流中可能為春秋戰國時代之風習而源自上古派至秦漢而衰融通四會非個人之妄說可斷言矣

2. 自整體推斷不為割裂分解如屈子對四方之概念其情思意向之所寄因定西方為屈子神游憶往追思先魂之地南方為屈子現實寄情之所故於西南二字之解釋雖無本變之端而義至精確又如定高陽起自西土以古今地名與歷史相結合顓頊若水西蜀之關係以求之則崑崙玄圃之神祕可解而屈子忠誠之由為國之思亦有其根柢之所在矣

3. 從比較以得真像如比較詩經所用詞組

如聯綿字等

與楚辭異同

確有其差殊，佗際些只皆南楚之習語，詩不一用顓頊、燭龍、陸終、鸞熊等稱名之間，必有其語言之規律存在。系分縷析而知顓頊為南土地方神，又如比較屈賦全部作品，不見有五行說，因而解析金、木、水、火、土等詞，決不揉合參雜。然南土仍侈言陰陽，而其說較原始樸實，則南北各有其因襲。南楚較為原始，與易卦、周書大異，其趣因謂陰陽說或本南方之故，而流入於北土者歟。

4. 自矛盾或正反之端，綜合以求其實。如鯀禹傳說，北土以鯀為元惡，禹為至聖，而離騷言鯀不過婞直，天問且傳其有成，禹亦非純德。其說更合於歷史進化之端，屈原無塗附之說矣。又如九歌之靈保，即詩中之神保，然北土用神保指皇尸，而南土不重祀

祖而機祥鬼神靈保遂為飾神之巫矣此從實質之風習以定其矛盾之所由也

5. 以實証定結論無証不斷所謂証者有書証物証然書証往往因学派家數之異而不必确切甚至有虛妄不可信者則應持物証而後定余書於文字訓詁凡屈賦中必需原始要終者則自甲骨金文以溯其源如人稱代詞之用往往與史實發展相關遂徵之甲金上溯初民社會定注為發之自家族初興之時而以為與紡織相涉雖稍涉附會於事理固无傷以此為實証雖有近牽強亦不能不認為一種方法至諸物器則凡千年来學人所已考定（如碩亭林程瑤田之于鐘鼓阮元之于車磬）大體皆能合於

科學律令者咸採之而諸家之說又往，証之以近數十年考古發掘所得實物又如「機臂」、「戈繳」取証長沙信陽實物與銅器紋樣「小腰」、「秀頸」取証長沙画帛天向諸端取証馬王堆幡画「六博」、「羽觴」、「銅鐘」、「魚鈎」、「明堂」、「台榭」、「翠翹」、「朱塵」、「冠履」、「襟衽」、「玉珮」、「蕙纓」、「吳戈」、「鉛刀」、「黃鐘」、「大呂」凡今時地下所獻之寶可為吾文作顯証者莫不一一徵錄非為榮觀實以明事物之本末文化之傳播者也其事與文字訓詁殊科然其為証驗則益堅為不可壞矣

依上五例論之似頗合科學律令與辯証唯物主義相表裡者余以魯鈍不敢自謂得驪龍之珠特數十年結習所在不無鼓吹之效辯証唯物主義非強學不可知余學之不專敢以真誠為言

雖愚暗莫能通達浪費精力時間乃至紙筆物質用能不深自檢束者矣又此書先後垂四十年故其文不僅詳略不一近年所補以目力耗盡不能自暢則略者較多又其中約百篇本不為楚辭作而又特詳此亦著書一難事也

尚有不能已於言者此書缺略簡陋至多且巨在，是以啟人疑用是遂不能無所申述

余所操術為解詞析史兩端其事似至簡雖有綜合之功而非以為經緯穴穿全部社會科學自此細檢有自視缺然者十餘事一全書以詞組考釋為主其歷史文物制度及諸自然學科所涉至多然其事純屬文字訓詁者乃得千五百餘則幾及全書三

之一而其成篇乃在文叔後期是時亂靡有定一手一足之勞僅能依余寒齋殘書坐床沿於八寸許桌角急書之惶、鬱塞明知其缺略而無以自救初欲每詞皆盡其始終之變而躊躇不能決者有之索之莫得涯涘者有之欲破往說而无力者有之思立新義而不可得者有之其壅遏非恒情所能勝故遂多自視缺然者焉故全書於此最多塞縮差忒求其愜意而不可得惟有俟之他日

二訓詁之道當明本變然牝牡驪黃別有攸歸文字語言規律所不能繩如想見觀覽諸字內美正則好修等目各有其特定內含非訓詁所能顯微闡幽且訓詁必依形以端始依聲以見委而聲

韵馳驟猶為大理此三百年來已見之效桂馥義証不得擬諸段氏郝氏義疏不得比於念孫則声韵限之也且自顧野王而後顏籀師古李賢李善諸儒皆妙解音理故其說在諸唐正義之上為正義之學者僅在平列資料當句得解足矣此章實齋所謂注記之學者也不足以執其環中條達終始使高郵王氏不諳音理則讀書雜誌何能為乾嘉之學之冠冕故余書時以声韵理其俞脈言訓詁而不通音理終無以達玄旨暢源流終之為注記之學而已

何謂訓詁必依形以端始端始者謂鈎稽其本也本義得則萬變皆有所準余書往往不避繁瑣以考文字如余我吾台諸字以

古社會古器物証其本義正為征往初文機為織機模型曾則甌之初文罍者烟突之本皆俞然理順兩為古称量之器兩義既明則兩東門之語始有動字成句平為水準則正則一名得解而屈子應以平為名是徵史公之允聽聖形倒是以解兩字含義之真凡所糾正許說之誤者不啻百數十事然其事至繁蹟非解屈所必備故亦得二三而已其餘多平列無奇說余舊有文字樸識一書已略備具無事重录故省節反多矣

訓詁與釋義似亦不全一致定義以形為本自變以上探本而下盡委其術不盡在訓詁之疇如加字古之用者非僅增益一義是以盡其蘊往有反唇相加之象又如平為秤本字為考工利器與

稱量有大小之殊其器以法碼取兩端持平而非以輕重分毫列之槓杆其事至巧會非巧說不足以明之又如滑稽有二義胥靡得四說跼蹐略可百變猶豫聲衍數十皆已別見余詩騷聯綿字考本書皆不詳錄矣又一詞數義有本質與現象之別者或且上取甲骨金文然楚辭本自最古故亦不需每詞皆溯其質是則自從質與現象分析詞義余實未盡其奧仍多現象之言尔又凡文字通轉必求形聲義三者相融合而調遂余書是否皆已詳盡非所敢言余有志於此而虧生過巨容當留於後人

三凡地理歷史人物文物制度皆史也此中多五十年來所成篇章甚有一再刊行之作其量約百數十篇如殷周三巨臣胥靡通

解滑稽、幼艾等篇但引就本書而多刪節以歸一律故長篇巨製往往而見此亦為例之不純一者矣

四意識之部僅論屈子之作自宋玉至諸漢儒之作皆一鱗一爪非其全豹不成家數無術以論之

五書篇之部並列歷代注釋與紹騷之作非其全豹此則已見余楚辭書目五種故不更錄惟書目記其人至簡略故於此稍詳之以補其缺

六余舊作屈原賦校注成書在四十年前雖雛形已具而亦不能全當於今懷故遂時時有不相脗調之說亦姑聽之而已惟近年別有重訂天問校注視舊作為深邃安雅則與此書相協合為多